

博学文库

中组部推荐全国党员教育培训优秀教材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丛书 第二辑

总主编/艾四林

Boxue Wenku
Marxism Classic Works Reading Series



《神圣家族》 导 读

宋永平 刘晓勇◎编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 全国百佳图书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 出版单位

博学文库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丛书 第二辑

总主编/艾四林

Boxue Wenku

Marxism Classic Works Reading Series

《神圣家族》

导 读

宋永平 刘晓勇◎编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
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圣家族》导读 / 宋永平, 刘晓勇编著. —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7.1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丛书 / 艾四林总主编,
第二辑)

ISBN 978-7-5162-1409-1

I . ①神… II . ①宋… ②刘… III . ①《神圣家族》
— 马恩著作研究 IV . ① A81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89807 号

图书出品人 / 刘海涛

出版统筹 / 赵卜慧

责任编辑 / 胡百涛

书名 / 《神圣家族》导读

作者 / 宋永平 刘晓勇 编著

出版·发行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 7 号 (100069)

电话 / 010-63292534 63057714 (发行部) 63055259 (总编室)

传真 / 010-63292534

Http: //www.rendabook.com.cn

E-mail: mzfz@263.net

经销 / 新华书店

开本 / 16 开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印张 / 12

字数 / 135 千字

版本 /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 / 永清金鑫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 ISBN 978-7-5162-1409-1

定价 / 28.00 元

出版声明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总序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大课题，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基本的途径就是经典著作的大众学习。

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是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要任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含和集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在新形势下，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仅有助于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也有助于从源头上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是青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在本科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教师一般会推荐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必读书目，要求学生课下阅读，以加深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在目前的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中，“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就是其中的一门重要课程。特别是对于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研究生来说，“马克思主义原著研读”更是必修的核心课程。因而，使青年大学生拥有一套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导读性著作，一直是我们着力探索的重要教学科研任务。

有鉴于此，我们特邀一批高校、科研机构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对精心挑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进行导读，并分批陆续出版。在编写中，我们强调导读著作风格的通俗性和文风的可读性，要求每本导读著作的字数控制在十万字左右（个别除外），使之介于大部头研究专著和合集之间。目前，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导读性著作的撰写，主要有如下两种形式：一种是把每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导读写成一本大部头的专著，一种是把若干马克思主义经典分章节加以介绍，然后汇成一本合集。相对来讲，前者的优势是研究精深、学术性强，体例和风格主要适合专家学者，但对于党政干部和青年学生而言，则显得有些深奥，往往会让读者产生畏难情绪；后者的优势是比较集中、简明扼要，但内容较为单薄，往往会使读者感觉不解渴。因此，我们这套丛书试图寻找更为合适的体例和风格，兼收上述两类导读著作的优点，从而达到积极探索的作用。

中国出版集团旗下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组织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丛书”第一辑十种，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青睐，在2015年第二届全国党员教育培训教材展示交流活动中，被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国家图书馆等单位评为优秀教材。这次推出第二辑十种，内容更加丰富，领域更加扩展。我们衷心希望这套丛书有助于广大党政干部和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艾四林

2017年1月5日

目录

—• CONTENTS •—

总序 /I

第一章 《神圣家族》的写作缘由及其成书过程 /001

一、《神圣家族》的写作缘由 /002

二、《神圣家族》的成书过程 /010

三、《〈神圣家族〉导读》结构说明 /013

第二章 《神圣家族》的文本结构及其理论要旨 /015

一、《神圣家族》的文本结构 /016

二、《神圣家族》的理论要旨 /021

第三章 吹响批判的号角 /037

第四章 下凡的订书匠 /041

第五章 “儿子生父亲”的颠倒历史观 /043

第六章 掌控历史的批判哲学 /047

第七章 批判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大出其丑的埃德加爾 /051

一、批驳埃德加爾对工人阶级社会作用的蔑视 /052

- 二、批判埃德加尔在娼妓问题上的错误 /053
- 三、批判埃德加尔关于爱情的观点 /054
- 四、批判埃德加尔对蒲鲁东的曲解和攻击 /055

第八章 揭露“批判的批判”的秘密 /069

- 引子：“秘密”以及“秘密”的秘密 /070
- 一、“文明中的野蛮”和“国家中的无法纪”的秘密 /073
- 二、思辨唯心主义思维方式的秘密 /074
- 三、上流社会的秘密 /078
- 四、正直和虔敬的秘密 /082
- 五、偷窥者皮普勒太太的秘密 /084
- 六、“斑鸠”——丽果莱特的秘密 /086
- 七、“巴黎的秘密”当中蕴含的世界秩序 /088

第九章 布鲁诺对群众的“三次征讨” /091

- 一、布鲁诺对群众的第一次征讨 /092
- 二、绝对批判的第二次征讨 /098
- 三、绝对批判的第三次征讨 /102

第十章 批判哲学及其记者自导自演的滑稽剧 /119

- 一、批判哲学及其记者自娱自乐的可笑戏剧 /120
- 二、批判批判哲学对群众的蔑视和攻击 /123
- 三、分析批判哲学脱离现实和群众的思维方式及原因 /127

第十一章 揭露“批判的批判”的代理人鲁道夫的秘密 /131

- 引子：批判哲学的代言人——鲁道夫 /132
- 一、刺客转变成“狗”的秘密 /133
- 二、玛丽花皈依宗教的秘密 /135

- 三、法纪理论和道德教化的秘密 /140
- 四、“观点”的秘密 /146
- 五、慈善的秘密 /150
- 六、妇女解放的秘密 /152
- 七、政治经济学的秘密 /154
- 八、作为批判哲学代言人的鲁道夫的秘密 /157

第十二章 末日的审判 /161

第十三章 批判哲学的灭亡 /163

第十四章 《神圣家族》的理论意义及现实影响 /165

- 一、《神圣家族》是理解《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关键性
中介著作 /168
- 二、《神圣家族》对费尔巴哈的超越和对唯物史观的贡献 /172
- 三、重读《神圣家族》的现实意义 /180

后记 /183

第一章

《神圣家族》的写作缘由及其成书过程

对于大部分读者而言，初次遇到《神圣家族》这本书，也许自然而然会联想起文学或者戏剧作品，而不会想到它是一部艰深晦涩的论战性理论著作。然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合作撰写的论著，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即便它的内容让人望而生畏，但其重要性却又让人忍不住一探究竟。

一 | 《神圣家族》的写作缘由

《神圣家族》的全称为《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该书由马克思、恩格斯于1844年9月至11月写于法国巴黎，1845年2月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以单行本出版，署名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卡尔·马克思。

（一）承前启后的重要理论文本

《神圣家族》的正式写作虽然始于1844年9月，但书中思想的酝酿较早就开始了。《神圣家族》与马克思此前写作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后来与恩格斯二度合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联，它们共同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性文本。

在《巴黎手稿》的序言中，马克思就曾宣布过要对鲍威尔的“批判的批判”进行“批判”，而在之后与恩格斯二度合作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们又更明确地继续延伸了对《神圣家族》中“批判的批判”所进行的“批判”。可见，这三部马克思主义

发展史上的重要著作，其理论要旨可谓异曲同工、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从唯心主义者向唯物主义者以及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信徒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转变的曲折历程，一步步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面貌。

诡异的是，《神圣家族》这部写成不久就出版的著作所产生的影响和受到关注的程度，远没有早已写成却拖至 1932 年才问世的另外两部著作（即《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那么广泛和热烈。同样地，在对马克思的早期文本的研究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诸如中学毕业时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大学毕业时的博士论文、《莱茵报》时期的系列政论文章、《德法年鉴》时期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巴黎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些著作和文章。毋庸讳言，这些著作的确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史上的重要作品，但研究者对同样重要的《神圣家族》则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研读和宣传却是一个很值得注意和研究的现象。难道是因为《神圣家族》出版较早，已经变得“不那么新鲜了”吗？难道是因为这部具有过渡性质的文本不具备鲜明和成熟的理论特征吗？抑或是因为它太难读懂而被研究者有意回避？

关于《神圣家族》一书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恩格斯在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就明确指出：“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 1845 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1]这也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走向新世界观的第一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334 页。

步是从《神圣家族》跨出的，恩格斯非常明确地肯定了《神圣家族》的重要理论意义。

既然《神圣家族》一书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理论意义，同时又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所以，我们必须把它与《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早期著作结合起来，探索一下这本书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理论要旨。

（二）创作的理论和实践背景

要谈这部著作的写作缘由，还得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那时的理论创作和实践活动背景。

众所周知，博士毕业后，马克思获得一份《莱茵报》撰稿人和编辑的差事，后来又成为这份报纸的主编。由于马克思所主编的《莱茵报》对普鲁士国家的反人民性和腐朽性进行了猛烈抨击，尤其是马克思为备受穷困的摩索尔农民再三辩护，尖锐地批评了普鲁士国家对这些穷苦民众所采取的暴虐政策，深深刺痛了普鲁士政府当局，因此，普鲁士政府决定从1843年3月31日起，禁止《莱茵报》出版。《莱茵报》被禁，使马克思失去了发表其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的阵地。他刚开始的反对旧制度的战斗遭到了第一次重创。然而，马克思是一位打不倒的战士。这种重创，不仅没有吓倒马克思，相反更激起了马克思的斗志。在被迫离开《莱茵报》之前，马克思于1843年3月18日在该报发表了一个著名的“声明”：“本人因现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关系，自即日起，退出《莱茵报》编辑部，特此声明。马克思博士。1843年3月17日于科伦。”^[1] 马克思勇士的形象跃然纸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4页。

虽然《莱茵报》被查封，但是，主编《莱茵报》的经历和一系列活动，使得马克思在短短的时间内，丰富了如下一些重要经验：一是他已开始认识到，物质利益在人类社会中起着何等巨大的作用。这种认识使得马克思更加注重对现实社会物质生活的分析与研究。二是通过为群众的利益进行斗争，马克思明白了以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为哲学上和政治上的武器是完全不够的，必须有适合无产者自己的理论来武装他们。这些经验促使马克思对普鲁士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彻底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马克思进一步认清了普鲁士国家的残暴和野蛮，看到了它的衰败和腐朽，也看清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它面对封建反动政府时的曲意逢迎和委曲求全，马克思对此感到十分厌倦。^[1]同时，经过《莱茵报》时期的政治斗争经历，马克思意识到自己过去的许多认识存在着谬误和片面性，必须用新的思想来取而代之。而首要的是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及其政治变种即国家学说进行批判，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马克思自身早期唯心主义思想某种程度的清算。

离开《莱茵报》的马克思又一次成为一名失业的知识分子。在郁闷中他想到了结婚，因为他已经和他的心上人燕妮相爱了七年之久。这七年，忙于反抗旧制度的马克思顾不上儿女情长，因此他们聚少离多，主要以书信方式互诉衷肠。海因里希·格姆科夫在他撰写的《马克思传》一书中，是如此评述马克思和燕妮的婚姻的：“对于卡尔来说，燕妮既是他所深爱的妻子，又是对儿女关怀备至的慈母；既是可靠的秘书和书信代笔者，又是富于智慧的顾问和尽善尽美的战友。自从工人运动兴起以来，有无数参加革命斗争的妇女忠实地同自己的丈夫并肩战斗，无畏、乐观、无私和可靠，对社会主

[1][德]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马克思传》，易廷镇等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第42页。

义的胜利充满信心，马克思夫人就是所有这些妇女的光辉榜样。”^[1] 这印证了一个俗语，任何一个伟人的身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是幸运的。

当然，马克思也渴望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然而，心系穷苦大众的马克思，更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公开且自由发表个人哲学见解、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的环境和平台，而在德国显然已经做不到这一点了。马克思深深感到：“在德国，我不可能再干什么事情，在这里，人们自己作贱自己。”^[2]

他想到了去巴黎。促使马克思作出去巴黎的决定的因素很多，但是有一个人物至关重要，那就是当时还是马克思朋友的阿·卢格（Arnold Ruge）。卢格曾经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活跃人物之一。他曾经担任《德意志年鉴》的编辑，在该杂志被查封后，出于对马克思的钦佩，便邀请马克思和他共同合办一份杂志，以便把他认为的《德意志年鉴》的理论与《莱茵报》的政治主张相结合。这便促成后来两人合办的《德法年鉴》的问世。1843年10月，马克思携新婚仅四个月的妻子燕妮·马克思，从克罗茨纳赫来到了巴黎，与卢格一起着手《德法年鉴》的出版编辑工作。马克思与妻子燕妮从此“开始过政治流亡者那种备尝困苦和充满自我牺牲的生活。他们出于对祖国人民的热爱，为了自由、民主和民族尊严，宁愿受尽放逐和贫穷的折磨，也绝不向那些祸国殃民的败类屈服”^[3]。

然而，由于普鲁士政府的外部压制及经费方面的缘由，更由于马克思和卢格基本思想尤其是政治主张的差异，两人的合作刚开始就很快走到终点。《德法年鉴》在出版了一、二期合刊，也是唯一

[1][德]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马克思传》，易廷镇等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9页—第440页。

[3][德]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马克思传》，易廷镇等译，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的一期后，同样结束了它的历史，成为又一个不幸的短命杂志。按照梅林的观点，虽然《德法年鉴》是一个死产儿，“既然它的出版人反正无法长久携手并进，那末，他们在什么时候和怎样的情况下分手，也就无关紧要了。这件事及早发生反倒更好。因为这样，马克思就可以沿着‘为自己弄清问题’的道路向前迈进一大步”^[1]。对马克思而言，政治上的敌对和个人之间的友谊是不能并存的，与曾经志同道合的朋友彻底决裂说明马克思交友的主要原则在于政治上的一致。

虽然《德法年鉴》过早夭折，但是它不仅留下了马克思的两篇重要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而且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在《德法年鉴》的撰稿人中发现了自己未来的终生战友——《德法年鉴》最年轻的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所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揭露了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严重弊端，认为一个没有贫困的社会只能是一个没有私有制的社会，非常明确大胆地预言了资本主义的末日。这些论断让马克思发现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所获得的思想认识与他研究法哲学所获得的思想认识高度吻合。梅林指出：“他们的思想，一个浸浴着法国革命的光辉，另一个浸浴着英国工业的光辉……尽管色彩不同，他们的思想在本质上却是一样的。”“他们的思想的一致，达到了几乎连用语都不谋而合的地步。”^[2]这种政治理念上的高度一致，也让马克思终于寻找到了他一辈子的同志和战友，更使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具备了必要的主观个人条件。马克思开始与恩格斯通信并迫不及待地希望再次相逢。

[1][德]弗·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5页。

[2][德]弗·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26页、第127页。

（三）两位伟人的首次携手

恩格斯生于1820年11月28日，比马克思小两岁，是德国巴门一个笃信宗教的小工厂主的长子。他思维聪慧、性格活泼且勤奋异常，中学时就特别喜爱数学和语言，尤其喜爱德意志文学，并深受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学毕业后，他在巴门父亲的工厂里当了三年小职员，这期间他广泛涉猎德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关注整个欧洲正在兴起的反封建运动，意识到要站在人民和革命的一边，逐步确立了民主主义的革命立场。这种民主主义立场与他家庭所尊崇的正统虔敬主义发生了激烈冲突，但是恩格斯始终不为所动。他经由施莱尔马赫对青年黑格尔派产生兴趣，也为“自由人”团体所吸引，撰写过批评谢林的小册子《谢林和启示》。1841年至1842年，恩格斯作为一名炮兵手在柏林郊区的军队服役，这段经历让他一生都对军事感兴趣。1842年底，他开始为《莱茵报》撰稿，通过《莱茵报》这个平台，马克思与恩格斯成为未曾谋面的“熟人”。

1842年11月，恩格斯离开德国返回曼彻斯特，途中与被麦克莱伦评价为“把共产主义思想带到德国”和“使恩格斯转向了共产主义”的莫泽斯·赫斯（Moses Hess, 1812—1875）有过一次长谈。^[1]国内学者张一兵先生也称赫斯为“一个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思想先行者和同路人”^[2]。也正是由于此次会谈，恩格斯作为“一流的革命者”的形象开始崭露头角。值得一提的是，恩格斯途经科伦时，还曾匆匆拜访了《莱茵报》的主编马克思。这是两人首次谋面，但此次见面似乎并不成功。恩格斯由于受鲍威尔兄弟的影响，对马克思抱有成见；而对马克思而言，他当时正与“自由

[1][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2]张一兵主编：《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4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人”团体处于决裂中，恩格斯则被他视为“自由人”的同道。^[1]因此，这种因为误解而互不欣赏的心理预设导致两人初次会面的冷淡与疏离。

然而，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道理一样，真正的志同道合者总不会因误解而失之交臂。两年之后他们再次相遇，历史开始把马克思与恩格斯牢牢绑在共同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伟大进程之中。1844年8月底，返回德国的恩格斯途经巴黎。8月28日，据说是在一间极具法国摄政时期风格的著名的咖啡屋中，两位似乎命中注定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晤。

恩格斯此次在巴黎共逗留了十天。在这十天里，马克思把自己在巴黎的战友、朋友介绍给恩格斯，还和恩格斯一起参加工人们的聚会和活动。每天他们都进行着非常默契的讨论和交流。他们共同感到彼此的思想观点高度一致。彼此对对方都予以高度评价和认可。两人也因此建立了真诚的友谊和奋斗志向。恩格斯说道：“我们在理论领域的完全一致是很明显的，我们共同的工作从此开始了。”^[2]

战友关系一旦确立后，接下来的事情自然就是合作和战斗。而当时他们在思想认识上面临的首要课题就是要清理德国青年黑格尔派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辨唯心主义，并以此宣告他们与思辨唯心主义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彻底决裂。马克思、恩格斯决定合写一部书，对德国唯心主义尤其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布鲁诺·鲍威尔的“批判的批判”进行系统批判，同时也是对他们自己以往的思想进行某种清算，并借该书发表他们新近形成的共同的思想主张。这一次合作，也开启了两位伟人日后几十年创造性工作的崭新历程。这便是《神

[1][德]弗·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22页。

[2][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页。